

放眼看世界

——法界佛教總會、法界佛教大學，一九七八年第一次亞洲弘法記實

大士遊行諸世間

悉能安隱諸群生

普使一切皆歡喜

修菩薩行無厭足

——華嚴經·十迴向品

目錄 *Contents*

- | | |
|-----------------------------|----|
| 序一 佛教裏的清道夫 / 于果空 | 6 |
| 序二 盛況空前的弘法行 / 佛經翻譯委員會 | 12 |



一、馬來西亞.....	20
南馬之行.....	22
北馬之行.....	114
東馬之行.....	154
吉隆坡之行・地藏法會.....	188
二、新加坡.....	202
三、泰國.....	232
四、香港.....	242
五、三步一拜隨團日記 / 恒實、恒朝.....	288
結語	
萬人空巷的弘法團 / 亦僧.....	396



佛教裏的清道夫

于果空（于教授在美國亞拉巴馬大學任教機械工程，是1978年中美佛教總會法界大學亞洲區訪問團的成員）



在東亞的訪問行程中，有一次
老和尚說：「我是佛教中的革命家。」
針對他的話，我曾在吉隆坡中華大會堂說：
「我不願做革命家，我要做一個佛教的清道夫。」

諸佛原無所教，如有則無非是心性應因順緣而現出的種種法相。這是物理現象與關係，是科學家所追求的真理。所以佛教就是真理，修道就是真理的追求。既屬真理，佛教需要什麼革命家？心性原本清淨無垢，又需要什麼清道夫？然而這是理論，與實際情形尚有一段距離。為什麼這樣說呢？縱觀整個人類的生活，多半是在慾流中漂泊。處於煩惱而不覺，追逐生死而不知。諸

佛祖捨身親證：「煩惱可除，生死可了。」並苦口婆心教導眾生以求解脫，但大部份人卻如聾若啞，我行我素，聽而不聞，聞而不行。說這群人既狂而又愚絕不過份，這群狂而愚的人，不是別人，就是我們佛教徒。而在佛教徒中，不是別人，就是我于果空。在這狂而愚的人群中，為延續佛祖慧命，我們需要革命家。為求道趨真，我們需要清道夫。革命是革心命，清道是清心道。身行是為革命，心悟是為清道。名稱不同，歸根不二。

我改變原意而願意提筆為序的原因，就是我要先掃掃我師父的道。

此次訪問團之目的可以說是多重的。一方面可以讓團員們向諸山大德學習佛法並增加見聞；另一方面也介紹法界大學與萬佛城，使青年學子有一個修德求智的地方，並使萬佛城能成為全世界佛教徒們仰望的中心。但最主要的還是老和尚要藉此機緣，連繫佛教中各宗派主持高僧大德們，都能放棄狹窄的宗派門戶之見，而團結在一個佛教，一個教主的名下，為全人類的解脫工作而獻身。針對這項目標，老和尚在此行程中曾提出一些佛教改革的意見。由於時間限制或因緣未熟，有些意見多未能詳盡。因此很容易引起猜疑與誤會。老和尚既以團結各宗派為此行之最大願望，任何誤會都不是他所希望發生的。為了這個原因，果空不自量力，借此機緣以敍己見。並不奢望諸山長老做為參考，因自知才薄德陋。但願能收拋磚引玉之效。至少也是我個人未來行道的根據。

我要在此討論的是老和尚提出的兩點意見，第一是出家人無私有財

產；第二是建立一個世界性的團體，推選一位佛教教主，以總理佛教事業。

這兩個問題看起來是獨立的，其實則息息相關。出家人以修道為工作，以見性明心為目的。如出家而不能捨財，則道不可得。故為達到出家之最初目的，出家人自不可有私人財產，如此方能心安意清。但是如沒有適當的環境及生活上的最低需要，出家人亦難以安心向學求道。所以對出家人的生活必須有合理的安排與保障，而且修道就是修智慧，正如同世人上學一樣。上學不是每個人都能夠得博士，修道也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畢生出家而不還俗。對中途因各種原因而還俗的人，亦應加以保障與指導，令使能成為在家的護道者。否則對出家修道的人是壓制而非鼓勵，是懲罰而非愛護。為達到出家人身無分文而無後憂之目的，則必須有一個大有力的機構，俾能做全盤的計劃、管理與發展。出家人能不為生活憂慮而安心修道，這該是每位出家人所渴望的，故不必為無財產而擔憂，世人以無官一身輕，出家人應以無財心清。

出家人應無私人財產，可以說不是問題，也可以說是個難題。出家是出煩惱與生死枷。如果財欲不能根除，要想解脫此枷鎖，那真是迷中之迷。財欲未斷者，根本不能稱為出家人，所以說出家人根本沒有財產這個問題。再從現實觀點上看看這個問題，佛教傳統中，除禪堂屬於四方眾而外，仍多以師徒相傳為主要結構系統。一般剛出家的人，在生活與道業上皆不能獨立，自然以其師父為依歸。這些人就算是有些私人財產，也絕不會形成為發

展佛教的障礙。而形成其障礙者多為寺廟之住持、各方名僧。要這些人放棄已有的財產，能說不是個難題？因此要解決這個財產問題，不能在財產的本身上用功夫，而應著重在如何造就真正的出家人，並教化在家人如何認識真正的出家人。在家人供養三寶，為無相佈施者有，但大多數為求福報。如果在家人真假分明，還有誰願意把錢財送到冤枉處。由此可見出家人的私人財產問題實在是一個佛教徒的教育問題。

上面提到佛教徒的教育問題，而不單說是出家人的教育問題。因為在整體的觀念上，佛教徒不可以分為出家與在家。如果在觀念上有此分別，勢必產生惡性循環的結果。沒有健康的在家信眾，那裡會有健康的出家人。同樣地，沒有好的出家人，又那能教導出好的在家佛教徒。反觀佛教徒的現況，在家修道的人很少，這就是因為出家人修道的不多之必然結果。為求佛教能在這個工業社會中成長壯大，待辦之事甚多，但我認為萬事雖急，莫急於教育。

佛教的傳統教育，在方法上是各別的，多屬小規模的。在觀念上是死板而抄襲式的。在系統上是一脈單傳式的，這種傳統的教育方式，自有其歷史背景，更有其長處。但是社會的型態已由農業變為工業。在工業社會中，以組織為其力量，以方便為其方法。因此，佛教在教育上，其觀念與方法必須加以改善，以適應社會之需要。需要改善之事甚多，僅提三件事加以說明，以標其重要性。第一是建立禪院；第二是教義之綜合擇要；第三是教育

對象之選擇。今分別說明如後：

第一，禪乃是佛教之神髓，沒有禪，佛教就失去活力。因為佛教中諸多法門皆以明性為最後依歸，而禪就是本性，見性是謂禪。佛教若去禪，就如同科學中失去實驗，佛教變成哲學，科學變成數學。哲學在佛教中有其地位，但非為諸佛所教。數學在科學中有其重要性，但不是科學家所追求的真理。至於禪院中的教育方式，應以傳統的坐禪為主要功課，但亦應加以其他的訓練。其中應包括佛理之瞭解與苦行之考驗。佛理是佛教之理論部份，坐禪與苦行乃是佛教之實驗部份。坐禪屬靜，苦行屬動。我處處強調佛教是科學，而非宗教。科學中必須包括理論與實驗，正如人的兩條腿，一前一後方能成行。因此，佛教中自不可缺少佛理，更不可缺少以實驗為主的禪道。

第二，法師講佛理多根據經典，加以解釋或發揮。這是十分重要的一種方式，但對大眾教育並不太適應。因為佛祖講經時之對象與現在聽經之對象，在了悟的能力上相差太遠。所以一般人都認為佛教之道理太深而又玄。因此為適應大眾傳播，可從經典中選擇其重要者，編輯成各種不同程度的書刊，使大眾能在短時間內對佛教有個概念。在經典的解釋上，亦應採取科學上的例子而說明之。六祖在《壇經》中曾說：「欲擬化他人，自須有方便；勿令彼有疑，即是自性現。」科學上的例子多可以實驗證明，易取信於人。而且科學的表達方式最為正確。因此，如能以科學的道理解釋佛理，則不易令彼生疑。這就是擬化他人之善方便。所以，我認為在僧侶的基本訓練中，

應加以簡單而扼要的科學道理。

第三，欲擬化他人，必須先瞭解所擬化之對象，否則徒勞無功。然眾生根性不同，勢不能一時度盡，故必須擇其重要者，而先度化之。以年齡區分，小的尚無自主能力，皆以其父母對佛教之認識而做決定。老的則其思想形態已定，固執己見而難以教化。就算能夠教育也只能做個自了漢，因為已沒有幾年可以住世度人。因此現階段的佛教教育應以大學生為主要對象。其首要工作為在各大學城中設立禪堂，並組織學生佛教團體。

從出家人無私有財產講到佛教之教育問題，牽涉可以說是既廣而又遠。如想完成此廣而遠的佛教事業，絕非個人的力量所能完成的一件事。因此，結合諸山長老，成立一個世界性的組織乃是不可缺少的。此組織雖非個人力量所能完成，但要完成此事又非從每個人身上做起不可。如果每個佛教徒都能對佛法的深刻地瞭解與印證，當可以貢獻此色身，盡形壽而做佛事。這就是自利而利他的菩薩道。如果人人皆抱著自私心，想在佛教中求個人的名利、恭敬與供養，則一切皆是空談。不僅佛教沒有希望，我敢斷言，每個人的前程也是黑暗無光，因無智慧故。要每位佛教徒放下私心，就全靠這個組織中的大德高僧們的領導。三祖璨大師在其〈信心銘〉中曾說：「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修道如此，這個組織的命運亦是如此。因為篇幅的限制，對此機構不能多言。為佛教之幸，為整個生靈之幸，果空謹以至誠，向諸大德高僧頂禮三拜，預祝成功。

序二

Preface two

盛況空前的弘法行

佛經翻譯委員會/文

一九七八年七月，
由中美佛教總會、法界大學組織的訪問團，
在上宣下化上人領導之下，一行十人，
先後訪問大馬、星州、泰國、香港各地。
途中信眾反應熱烈，法會經常路途壅塞，
盛況壯觀；尤其在馬來西亞四十二天的全國訪問，
有六千多人皈依三寶，打破全馬佛教弘法記錄。

這一次在大馬訪問，發覺當地信眾，善根深厚，信心彌篤，此是宿緣所感，純非偶然。大概我們往昔共種涅槃聖因，故今生重逢如睹舊故，實在不可思議。

在東方有一個傳說：佛教源於亞洲，到末法時代，正法的種子，將由凌空鐵鳥，載運到西方，播種西土，然後生根萌芽，開花結果，發揚光大。此後，正法又會由西方人士，傳回到東方去。

於一九六八年，上人在美國三藩市，開辦暑期講修班講解《楞嚴經》。這是美國第一個楞嚴法會。當時，就有數十位美國大學生和教授，皈依三寶。在上人指導之下，精進習禪、學教、念佛。次年，五位美籍弟子，發心剃度出家。在這十年來，中美佛教總會，先後成立金山寺、國際譯經學院、萬佛城、法界大學、育良小學、東西醫療安老院、洛杉磯省的金輪寺等利生機構。在美國的出家徒眾，現有四十餘僧尼。這都是上人循循善誘，一點一滴積聚的成果。

十年後，緣馬來西亞籌委會歡迎之請，中美佛教總會訪問團東來弘揚正法，也是進一步地實踐古人的預言。

目前，萬佛城及法界大學，發展迅速，以培養德行，改造人心為宗旨。院裡的四眾弟子，都積極翻譯經典及進行弘法工作。自從一九七一年，上人每天講解《華嚴經》；這部經是最深無上微妙法；弟子們連年在法水灌漑之下，喜悅充滿。《華嚴經》也成為這一次訪問團的精神食糧。

想起東西聯袂，宣揚正法，也是殊勝因緣。美國是全球物質最繁榮，科

技最昌明的社會，現在正開始成為佛教的新基地。有人問：美國的青年教育程度皆在水準以上，有很多還擁有碩士、博士學位，名成利就，輕而易舉，為何要放棄錦衣玉食，甘願實行清修，過那日中一食，夜不倒單的艱苦生活？

很簡單地說，我們都知道，修道才是大富，苦行才是樂行。出家辦道，是為了報父母恩。不單是今生的父母，而是自無量劫的六親眷屬；天下一切眾生，皆是我們的父母。美國目前福報富裕，都是國民往昔廣植善根的原因。所謂「受苦了苦，享福消福」，既然明白因果循環是絲毫不爽，現在尚有福報的時候，更要勤奮修行，把功德迴向給全法界眾生——難道要坐食山空嗎？

在金山寺，萬佛城的弟子，都甘願做「笨」一點的修行人。什麼是「笨」？就是願意吃虧，不佔便宜。金山寺的三大宗旨是：

凍死不攀緣，餓死不化緣，窮死不求緣，
隨緣不變，不變隨緣，抱定我們三大宗旨。
捨命為佛事，造命為本事，正命為僧事，
即事明理，明理即事，推行祖師一脈心傳。

這些教條，不是說說而已，必須身體力行。佛教的樑柱，是十方常住三寶。有健康的僧團，才有健康的佛教。世尊曾叮囑僧侶，佛滅度後，以戒為師，故出家人要持戒精嚴，淡泊自守，品格高尚，尊重道德。在亞洲我們一再強調：第一，僧

侶要團結，要同舟共濟，不要同室操戈。現在是太空時代，佛教裡不能再忌賢妒能，強撐門面。爲了重振教譽，我們提倡「僧革」。所謂僧革，不是勸僧人同流合污，沾染俗情；相反的，是要回復自古以來，出家人應具的堅貞、聖潔、大丈夫的氣魄。因此，訪問團提倡出家人不貯蓄私人財產，涓滴歸公，不接受私人供養，實行大公無私的菩薩精神。

第二，我們必須推廣教育，在青年人心中種下菩提種子，培養大乘法器。上人一路上呼籲佛教徒應該破除迷信色彩，如燒冥錢、燒紙屋、攀法緣等等。真正的佛教，要「迴光返照，反求諸己」。上人說：「我是一個匠人，但我不造廟，我要鑄造活佛、活菩薩、活祖師。」

第三，我們欲重振法鼓，必先以身作則，從自己身上做起。因此，在亞洲各地，訪問團極力提倡僧人時刻搭上袈裟，以表揚出家人應具的威儀。所謂「人能弘法，非法弘人」。有人說，末法時代的僧侶，不必修邊幅。難道要袖手旁觀，等著佛教殞滅後，再修邊幅嗎？青年人本著滿腔熱忱、堅信，怎不會「如救頭燃」地急切繼承佛祖慧命？

上人曾發誓願，不准末法存在。無論他到哪裡，都要有正法常住。他還發了願，凡是皈依的弟子，必先要成佛後，他自己才成正覺。爲了實踐這些願行，我們在美國拓展新道場，甘願吃苦，把萬佛城奉獻給全人類，爲後世鋪一條廣闊平坦的大道，導人心成佛心，化娑婆爲淨土。

這一部遊記，是記錄訪問團在亞洲兩個月來每天的心得和感受。前一段記錄

上人的開示雋語，及略述每到一個新場所的弘法情形。第二段，是恒實、恒朝法師倆人既幽默而忠實的日記。這段記行，是末法時代修行人的借鏡。他們是用英文寫的，由弟子翻譯成中文。這兩位法師，為祈求世界和平，仍舊在加州海濱公路，風餐露宿，三步一拜。預料一九七九年初秋，抵達萬佛城，完成八百英哩的路程，莊嚴萬佛功德。

最後，中美佛教總會訪問團衷心感謝馬來西亞歡迎籌委會主席金明法師同人，星加坡居士林佛友，泰國華人佛教會，及香港各界佛友，不惜犧牲物質，精力、時間，沿途懇懃厚待，照料備至。最可貴者，是東西法水交流，打成一片，使彼此同霑法益，共證菩提。佛教前途幸甚，人類前途幸甚！

佛曆三〇〇四年（一九七九）四月八日



